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去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攝頌曰

泄觸鄙供媒 小房大寺謗 片似破僧事
隨從汙慢語

乙

故泄精學處第一

尔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具壽鄖陀夷常所作事若在聚落村坊寺
內止住之處晨朝早起灑掃庭宇以新牛糞
而塗拭之方向房外淨洗手足嚼齒木已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或村坊內次行
乞食然不善護身根不住正念既得食已遂
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便入房中以
自消息若彼欲意現在前時即手執生支泄
精取樂時有衆多苾芻看行房舍遂至鄖陀
夷所住之處共相慰問在一面坐時諸苾芻
問鄖陀夷曰具壽堪忍衆事無諸病惱安樂

行不不以乞食為勞苦也即報諸苾芻曰我
今堪忍衆事無有病惱乞食易得安樂而住
諸人問曰何意具壽堪忍衆事得無憂惱安
樂而住耶鄖陀夷曰具壽知不我之常業若
在聚落村坊寺內止住之處於晨朝早起灑
掃庭宇廣說如前乃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
由此因緣得除熱惱安樂而住不以乞食為
苦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喜不嫌捨之而去
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白
佛佛以此緣觀二事故集苾芻衆云何為二
一者欲令我諸聲聞弟子知所作事是非法
故二者由此為緣我欲為諸聲聞制學處故
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至廣說尔時世尊知
時而問鄖陀夷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
答言實尔世尊以種種訶責言汝所為非沙
門非隨順法非清淨行非出家人之所應作
云何癡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聞
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之法而汝作斯

不善之事癡人寧以手執可畏黑蛇不以染心自捉生支故泄不淨云何汝癡人以其兩手受彼信心婆羅門諸長者等所施飯食云何以手作此非法將爲安樂世尊作此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去一

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

余時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各生追悔心不安樂共相謂曰仁今知不世尊爲諸苾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苾芻以故心泄精者得僧伽伐尸沙我等睡時夢中泄精于時有泄精想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宜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具陳其事如彼所說我當奉持時諸苾芻即便共詣阿難陀所到已白言具壽阿難陀知不如佛世尊爲諸聲聞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我等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咸生追悔豈非我等

犯僧伽伐尸沙耶由此故來請問大德如所陳說我當持之時阿難陀聞此語已將諸苾芻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爲諸苾芻制其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得僧伽伐尸沙此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彼諸具壽咸生追悔將非我犯僧殘罪耶不知諸苾芻爲犯不犯世尊告阿難陀曰彼諸苾芻想心緣慮我不云無然在夢中非是實事應除夢中余時世尊讚能持戒者讚敬重戒者爲諸苾芻說隨順法令於善品得增長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今是隨開是故我今爲諸苾芻於毗奈耶重去一

三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心泄精除夢中僧伽伐尸沙苾芻義如上故心者謂故作意泄者謂精正流泄移其本處精有五種謂青黃赤厚薄此中青者謂是輪王及輪王長子受灌頂法其精俱青所餘諸子其色皆黃輪印大臣其色皆

赤已長成人其精厚未長成人其精薄若人被女欲所傷若擔重物或涉長途或身根損壞如斯等類容有五精除夢中者若在夢中無犯僧伽者若犯此罪應依僧伽而行其法及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別人阿伐尸沙者是餘殘義若苾芻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

其一無有餘殘不得共住此十三法苾芻雖犯而有餘殘是可治故名曰僧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五事別一爲樂故二爲呢故三爲種子故四爲藥故五爲自試故云何爲樂若苾芻爲泄精樂故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發動生支而泄精受樂者得

精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而泄其精或求黃赤厚薄等得罪如上內色既余外色亦然攝頌曰
若舞及於空 精動身中泄 指摩出時樂染意量生支 或時染心視 或逆流順流及逆風順風 應知罪輕重
若苾芻因作舞時泄精者得吐羅罪若精不泄得惡作罪若苾芻故於空中搖膀而泄精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精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精戰動時遂便攝意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精已泄尚在身中而加方便使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受他揩身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有染心而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量生支作心受樂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芻以染心觀視生支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已生支逆流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

順流而持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生
支逆風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風持得惡
作罪無犯者若走若跳戲若浮若跳坑塹攔
楯若行觸髀觸衣若入浴室若憶故二若見
可愛之色或搔疥癢無受樂心而精流泄斯
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纏

觸女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共相告曰我等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
多林門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往經過爲
說法要有論議者我當折伏令名稱遠聞衆
所欽仰此六衆苾芻於六大城市所有氏族種
類及諸工巧名諱差別無處不知無人不識
時具壽鄖陀夷於晨朝時齶齒木被僧伽胝
禮窣覩波已於逝多門外經行遊適此城常
法若婆羅門居士居士婦共出都城往芳林
內周徧遊觀持諸華菓入逝多林禮世尊足

去一

五

并諸大德時有衆多居士居士婦至逝多林
鄖陀夷見已作如是言善來姊妹猶如初月
時一現耳諸女答曰大德如世尊說若人居
在八無暇中於清淨行無容修習我之女身
多諸障難鎮營家業復是第九無容暇事時
鄖陀夷聞是語已報語女曰汝豈不聞

昔有婆竭王 廣營衆事業 所作事未畢
其命已終于 汝等營家業 其事無竟時
死是人共嫌 寧知忽來至

諸女聞已答言大德我緣此故來入寺中禮
世尊足并諸上座大德苾芻鄖陀夷曰善來
姊妹如世尊說以不堅身而求堅法汝等來
入寺中隨喜禮拜實爲善事汝等於此寺中
頗請苾芻爲引導人指授房舍及塔廟不諸
女報曰大德豈我手執明炬而更求燈燭今
捨大德別請餘人爲引導耶時鄖陀夷便作
是念若我爲其指授房舍發修善品若不指
授交有所闕入城乞食誰當見與雖廢正修

宜應指授便洒手足即執香華引導而進說

伽他曰

若人以真金 日施百千兩 不如暫入寺

誠心一禮塔

姊妹此是如來所居香殿然佛世尊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

誰向惡道陷沒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其增長安人天路能盡苦際趣涅槃城時鄖陀夷說伽他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佛於所化者 懿念過於彼 佛以大悲心偏於生死內 常隨所化者 如母牛憐犢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作師子吼覺悟群迷汝應至心禮敬尊足次至餘房而告之曰此是上座阿若憍陳如

去一

所住之房諸妹然此世間盲冥無識既罕將導長夜輪迴尔時世尊初成正覺以妙智藥子之中最爲上首耆年宿德善修梵行受持法衣此爲初首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迦葉波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

是大婆羅門勝妙之族捨九百九十九具犁牛二百餘碩碎金大麥六十億金錢有十八封邑僕使傭人有十六聚落興易賣估妻各迦畢梨身如金色儀容美麗無與等者如此衆事並皆棄捨如捐漁唾於後夜時捨百千上服著鹿羶僧伽祇歸佛出家住於林藪假使狂象舉目視之便捨狂醉少欲知足修杜多行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威德尊重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舍利子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貴族婆羅門子捨俗出家年始十六諦精聲明經心悟解諸外論者並皆摧伏如出尊說

一切出間智 惟除於如來 不及身子智
十六分之一 一切人天智 皆如舍利子
不及如來智 十六分之一

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有大智慧具足辯才最
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目乾連所住之房告言諸妹去一此是佛

是輔國大臣婆羅門子捨貴勝位而爲出家

有大神力能以足指動帝釋宮於大師衆弟
子之中有大威德具大神通最爲第一汝應
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尼盧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

是佛堂弟亦捨貴位隨佛出家有大勢力曾

有賣生於大海中遭遇厄難稱其名字船得
安隱不損珍財還到故居於大師衆弟子之

中得淨天眼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

佛堂弟捨俗出家於世尊所親奉供侍雖經
長夜無勞倦心大智聰明聖所稱歎如來所

說一切經典聞悉能受如瓶寫水置之異器
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多聞揔持最爲第一汝
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
親弟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爲力輪王於大師
衆弟子之中善護諸根能防外境最爲第一
七

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具壽羅怙羅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
佛之子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當爲轉輪王於
大師衆弟子之中愛重學處奉持無失最爲
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難陀鴃波難陀阿說迦補捺婆素迦闍
陀所住之房此是我房汝當觀禮既觀看已
命之令坐其鴃陀夷是姪染行於其房中瑩
飾莊嚴壁皆彩畫以氍綿襢安在卧牀諸妙
箱篋用貯資具於机案上著香水瓶并諸杓
器時鴃陀夷告諸女曰姊妹爲先食小食爲
飲蜜漿諸女報曰大德豈有河水而逆流耶

理應我等先有供養寧容逐受大德施耶善哉聖者我有所須幸當見施即便問曰余何所須諸女報曰未曾聞法願爲我說鄖陀夷曰善哉姊妹如世尊說於諸世間有其六事希有難遇云何爲六一諸佛出世難可逢遇二如來所說微妙法律難可得聞三人身難去一

得四中國難生五諸根難具六信心難發姊妹此是難事汝已得之當起信心如親對佛坐聽法要我當爲說是時諸女即便禮敬鄖陀夷足在一面坐專心聽法時鄖陀夷即爲說法隨所說法便生染心猶如呪師不善呪術呪鬼病者隨所呪時被鬼所打其鄖陀夷亦復如是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旣生從座而起即使以手摩觸女身時諸女中有相愛者染言調戲身手相觸若不受者即出房外徐步簷廊共生嫌賤作譏議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返生恐怖我等昔日謂此僧房安隱涅槃離惱無礙然更於此有諸

災患恐怖憂惱彼譏嫌時苾芻聞已問言姊妹汝嫌罵誰答言我罵仁等報言我作何事令汝生嫌答言我等昔來雖遭賊處及猖狂人不聞鄙語如鄖陀夷所說我之身體雖被夫主時有摩觸未如鄖陀夷強見凌逼若我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聞者乃至不聽我等望遊多林況入園中而伸禮敬諸苾芻報曰姊妹彼苾芻具持禁戒是大臣子而性多愛欲作此方使用暢染心女人答言聖者如牛角雖利豈可及破自腹耶設有染心寧得自虧梵行諸苾芻曰姊妹且住我當遮止答言聖者若爲遮止深是善哉若不遮者我等終不去一

九

以足重來遊踐遊多園林苾芻報曰我共遮止不使更然時諸女人共嫌而去時具壽鄖陀夷便行笑出房諸苾芻見而問曰大德鄖陀夷所爲鄙蝶汙辱沙門何意恣情更爲歡笑鄖陀夷報曰我作何事我豈飲酒噉葱蒜耶諸苾芻曰鹿事之事汝尚爲之飲酒噉蒜

何疑不作報曰我作何事諸苾芻曰此婆羅門居士婦女譏罵而去豈非過耶報曰汝等但解執持黑鉢巡家乞求慳嫉纏心日見增甚乃至不能爲他說四句法見他演說更起嫉嫌諸苾芻曰我觀具壽雖數爲說曾無一人能見諦者報曰且令根熟漸入諦門諸苾芻有少欲者皆共譏嫌而呵責曰云何苾芻所作非理應懷耻愧翻起貢高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諸苾芻知而故問汝鄖陀夷實作如是鄙惡事耶白言實爾佛言汝所爲非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所不應爲尔時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我觀十利乃至我今爲諸聲聞弟子於毗柰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者有是染心而非纏心有是纏非染或俱有俱無云何染而非纏謂有染心非極染心現在前時云何纏而非染謂心緣外境有所繫著未起染心云何染纏俱心謂有染心極染心貪求前境心有繫著云何染纏俱非謂除前相女人者若婦若童女堪行欲事身相觸者謂以身就身作摩觸事捉手者謂腕已前捉臂者謂腕已後捉髮者謂是頭髮及相繫綬帶一一身分者謂諸支節作受樂心者情受欲樂僧伽伐尸沙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云何爲九謂觸極觸^{去一}觸牽曳上下徧抱云何爲觸若苾芻以染纏心共堪行姪女人故觸彼頭無有衣隔得僧伽伐尸沙有衣隔者得窣吐羅底也如頭既尔若觸肩背脣乃至足指有衣無衣皆如上說如觸既尔極觸^{去一}觸亦復如是云何爲牽若苾芻以染纏心捉堪行姪女從遠牽至近從近推令遠得罪同前云何爲

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鄖陀夷或復餘類以染纏心

曳謂苾芻捉女人從右畔曳向左邊或從左邊曳向右畔或從足至頭或從頭向足云何

爲上謂捉女人從地舉上過於足指若無衣

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足指既余

若過脰膝及餘身分乃至頂若舉上牀座

若象馬車舉或上樓閣若苾芻有染纏心而

受觸樂作快意想隨以身分觸著之時若無

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是名舉

上云何爲下若苾芻捉堪行姪女從樓閣上

擎令向下或至象馬車乘牀座之上擎下乃

至足指著地得罪同前是名爲下云何偏抱

若苾芻於堪行姪女人以手捉搦其項乃至

足指隨觸身分得罪同前凡觸女身若是堪

行姪者無衣隔時得根本罪有衣得方便罪

若不堪者無衣得麁罪有衣得惡作若苾芻

以染纏心觸男黃門堪行姪者無衣麁罪有

衣惡作若無堪者有衣無衣俱得惡作若觸

傍生堪與無堪並得惡作若無染心觸母女

去一

十一

姊妹並皆無犯若見女人被水所漂或時自縊或取毒藥等爲救濟時觸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說鄙惡語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邬陀夷苾芻緣起同前乃至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旣生便對女人說鹿惡語謂是鄙惡姪欲相應猶如夫妻論說俗事時諸女中有相愛者鄙言調戲身相拊拍若不愛者便出房外作譏嫌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返生恐怖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染纏心共女人作鄙惡不軌姪欲相應語如夫妻者僧伽伐尸沙若復苾芻者謂邬陀夷或復餘類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鄙惡語者有其二種一是波羅市迦因起二是僧伽伐尸沙因起云何名此爲鄙惡語答有自性鄙故因起鄙故惡者謂

罪過也謂說姪欲交會之言如夫妻者猶如夫婦說非法語僧伽伐尸沙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尤事謂善說惡說直乞方便乞直問曲問引事讚歎瞋罵云何善說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癒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與葉婆合說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善說云何惡說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癒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與葉婆合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惡說婆

者正目西方說男女交合不軌之言若准此方音者言多鄙媿又復方音隨處不定故存本字然西方教授說此言時亦不全道以鄙媿故但云葉字耳云何直乞

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必爲男所愛重汝若共我作如是事我今亦當憐愛於汝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方便乞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爲女人之所愛念我今共汝作如是事汝能於我生憐愛不餘並同前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人必爲男子所愛我今愛汝汝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我先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衆聚集共諸女人噉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彼女人作如是語若姊妹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汝作如是語餘並同前云何讚歎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

樂我亦共汝作如是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云何瞋罵謂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汝應共蛇及驢畜等作婢欲事作斯罵辱若與藥婆合說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瞋罵如前苾芻對婦童女說其九事

去一

十三

若婦童女是堪者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苾芻聞是說已以染纏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藥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善說云何惡說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餘如上說云何直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來共我作如是如是事餘如上說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如是事此男必爲女所愛重仁若共

我作如是如是事我今亦當極相憐愛餘如上說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如是事此女人必爲男子之所愛念我今共仁作如是事能於我生憐愛不餘如前說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是語聖者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爲女人所愛我今愛仁仁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我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衆聚集共諸男子歎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諸男子作如是事若聖者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仁作如是如是事餘並同前云何讚歎乃至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仁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樂我亦共仁作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云何瞋罵謂是堪行婢女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汝應共驢畜等作

婬欲事作斯罵辱若苾芻以染愛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若無力女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男子半擇迦毘行婬得窣吐羅底也不堪者得惡作若傍生趣有力無力皆惡作罪無犯者若說葉

去一
大麥也

十四

或說葉摩尼言

雜慢也

若於方國雖說鄙惡言然非所諱者皆非是犯又無犯者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索供養學處第四

余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常所作事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看守而住時駄陀夷見諸人衆來入寺中即便引導指授房舍禮佛及僧廣說如前乃至爲女說法自讚其身姊妹此是第一供養中最如我相似持戒修善應以婬欲法而爲供養說此語時於女人中情相許者即便歡笑其不樂者出譏嫌言廣說如前諸苾

芻聞已訶責便往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染纏心於女人前自歎身言姊殊若苾芻與我相似具足尸羅有勝善法修梵行者可持此婬欲法而供養之若苾芻如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鄖陀夷復更有餘如是等類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謂歎自身求索供養言姊妹等此是供養中勝者謂是第一也與我相似者自指其身具足尸羅者謂具戒蘊有勝善法者謂具定蘊言梵行者謂具慧蘊言將此婬欲法者此中法言目其非法將此婬欲非餘事也婬欲者謂不淨行餘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十八事謂最勝殊妙賢善應供可愛廣博極最極勝極殊極妙極賢極善極應供極可愛極廣博若苾芻以染

纏心對堪能女作如是語姊妹於供養中此事爲最謂如我類具足戒行應以姪欲法供養我者得僧伽伐尸沙如說最言其事既亦乃至極廣大唯說應知具戒既然善法梵行亦復如是一一別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具戒梵行善法具戒善法梵行梵行具戒梵行善法二二合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梵行善法梵行具戒梵行具戒善法三三合說若云如我等類以姪欲法而供養者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對堪行姪女人以除纏心作如是說姊妹此供養中最如我等類具戒之人應可供養而不與姪欲法合說者得窣吐羅底也如最既余乃至極廣大唯說應知如是一別說二二合說三三合說皆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對堪行姪女以除纏心作如是說姊妹此供養中最若有苾芻是具戒人應可供養與姪欲法合說不云如我等類者得窣吐羅底也餘如前說若苾芻廣說如前不云

事爲最謂如我類具足戒行應以姪欲法供養我者得僧伽伐尸沙如說最言其事既亦乃至極廣大唯說應知具戒既然善法梵行亦復如是一一別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具戒梵行善法具戒善法梵行梵行具戒梵行善法二二合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梵行善

如我等類不與姪欲法合說者得突色訖理多一一別說等准上應知如對堪行姪女得根本罪若對不堪者得方便罪若對堪行姪力皆惟惡作又無犯者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男子半擇迦得窣吐羅底也

若對不堪者得惡作罪若對傍生類有力無力皆惟惡作又無犯者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男子半擇迦得窣吐羅底也

痛惱所纏

十六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十一

去一

蒲米撥蘇刀蟬痒音養二諱許貴底珍遲窣
油齷鄙卑美鄒一古爵才納苾芻結二頤必步
楚俱割制上初狀反卯字窣蘇沒搦尼厄尼
階苦皆跳隙音逃他吊躉七焰摺𦵍尹解
反蘇沒暇夏陷沒上或字膳時宋膜莫犧讀音
蘇對備人容上音相杜伎古捺攴達闡昌鑑
反足退體數叟下机居矣杓時約調徒弔鑑
反箱篋上音相下机反杓反調反徒弔鑑定
監突徒骨猖狂上音麥通下彼踐底音鄙

媒下音
媒 惠下音
喜 蕤下音
渠 脣夕
懈 烏賈子紅
反 綴子紅
反 鳩音
鳩 奚音
鬼 遊羊
齋上音
齊 腮下音
齊 推上音
齊 令上音
齊 膰上音
胡定 反
車舉二字音
居余 漂反音
渠 繪於雙
反 拝上音
撫 執上音
居
跨音
余 葉婆上音
葉 天反音
詩 祠下音
詞 半下音
撫 指上音
水 釋迦種
反

黃忠
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去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媒嫁學處第五

尔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黑鹿子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妄語不飲諸酒於此城中多有知識婆羅門居士得意之處若彼家中有女長成堪行婚娶者便問黑鹿子言汝知某家有童男不報言知有彼復問言彼之童子策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辛苦少令作務不若黑鹿子報云彼雖有男

性多懶惰不營家業不能令其妻子安樂衣食無匱聞此語時即不娉與若其報云彼家童子策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聞此語時即便娉與若求婦者問黑鹿子曰仁知彼家有女娉不報言知有彼即問言彼之童女策勤無惰能營家業不若言不能即不要其女若言能者便媾婚姻若人嫁女至彼夫家不稱女意是時女族於黑鹿子即便嫌罵作如是說我與黑鹿子得意相知親友之處遣作媒娉翻令我女獲此艱辛所求衣食不能充濟若向夫家衣食充足女不營勞於黑鹿子即便稱讚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其婦不勤家事不稱夫心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嫌罵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孝養恭勤能辦家業夫妻相順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稱讚時黑鹿子於室羅伐城美惡聲譽俱時彰顯後於他日黑鹿子於三寶中倍生敬信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